

【坊间叙事】

## 蓝莓林里的方片Q

□于吉雨 初日春

蓝莓在风中摇头晃脑,像一只只紫莹莹的眼睛,正与宋尚霖对视。他下意识地挥挥手,想把坏情绪全撵走。

宋尚霖刚撵走“抱抱团”,只因受不了他们指手画脚。他最看不惯那位耷拉着脸的中年女子,居然用眼神遥控指挥抱相机的师傅。

这压根不是来推进抱团发展的,而是一群搞宣传、秀优越的乌合之众。想到这里,宋尚霖哑然失笑,他猛然觉得那女子酷似扑克牌里的方片Q,跑到乡下蓝莓林里冒充皇后。

从苦恼中寻找所谓的幽默,算是11年来修炼的“特异功能”,这让他看起来有点没心没肺。事实恰恰相反,宋尚霖对所有事情都尽心竭力。

大二那年,父母回到刘家乔,说要过田园生活。眼瞅着出门打工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把日渐荒芜的山坡承包下来。怕累着二老,宋尚霖暑假期间大包大揽。他在网上与舍友商讨发展规划,许是感觉新鲜,众人七嘴八舌,还真帮他开阔了思路。宋尚霖说干就干,在那片山坡植下蓝莓树,预备着毕业后大展身手,让家乡父老能跟着沾光。

2016年,告别校园的他爬到山顶,望向已经挂果的蓝莓林,宋尚霖豪情壮志。在他眼里,果树犹如精神抖擞的士兵,正列队接受自己的检阅。

人们都笑他傻,说名校毕业生哪能去当农民呢,学而优则仕,最不济也得考个事业编吧。唾沫星子淹死人,很长一段时间里,宋尚霖抬不起头,好像自己真做错了什么。得亏父母深明大义,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,叫他轻装上阵,去实现个人价值。

接下来的三年顺风顺水,跟着分到红利的老乡都夸宋尚霖“德好”。对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而言,说话都颇为吝啬,那两个字代表至高无上的荣誉。

冲锋号声总在耳畔回荡,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宋尚霖只惦记着扩大生产。转过年来,所有投入打了水漂。母亲终日愁眉不展,宋尚霖是个孝子,就怕老人有个头疼脑热,便嘻嘻哈哈地说,权当交了学费,果树通人性,知道俺毛糙,就先给个甜枣儿再打一巴掌。

学费过于昂贵,随后连年亏损。宋尚霖便给自己心理暗示,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既然把果园当成了战场,他必然会总结教训。盲目扩张、管理跟不上、市场趋于饱和……几年下来,宋尚霖基本摸清了门道。那群人尽管也提及这些,而且讲得头头是道,可未了给不出好章程,顶多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。

他们压根不知道,露天生长的蓝莓树不光得防鸟防虫,更得看老天的脸色。今年情况极其糟糕,6月中旬刚进入成熟期,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下雨,吃了水的蓝莓便前赴后继往地上冲。

恐怕得“全军覆没”了。宋尚霖不忍看树下散落的蓝莓,索性抬头望天,心想老天爷八成是刚看了场悲情戏,哭得稀里哗啦。可他却是欲哭无泪,没人会理解自己的难处,包括那些来帮扶的人。忘了介绍,“抱抱团”是民间说法,实际上是工会系统发起的工友创业园,用来助力乡村振兴。

宋尚霖承认他们是出于好心,但让区总工会来指导农业生产,等于外行指导内行,看的尽是热闹。毫无疑问,他对此心存抵触。

仅隔了一天,“方片Q”再次走进果园。宋尚霖无可奈何地跟在她身后,正合计着委婉地把人劝走,对方拽了把树枝,又有不少蓝莓落下,加上她始终拧巴着脸,带给他的印象可想而知。

没考虑把落果弄到农村大集上?“方片Q”问。

宋尚霖用嘲讽的语气回应:好主意,能少些损失。

“方片Q”不动声色,继续说:实在不行,工会出面帮你联系企业,卖到职工食堂。

宋尚霖恼羞成怒,说哪儿凉快去哪儿,别再往俺刘家乔跑,天也怪热的,热出了毛病,不值当。

午后,烈日当头。一辆货车呼啸而至,“方片Q”率先下车,招呼“抱抱团”的人进了蓝莓林。

宋尚霖拦住他们,张嘴就骂娘,说怎么着,这是要抢吗?之前负责拍照的师傅劝他息怒。他干脆抬高了嗓门:宁肯烂在地里,也不会卖到食堂和大集,那种缺德事儿俺姓宋的不干。

“方片Q”难得一见地笑了,说这就对了,赶紧干活儿吧,咱把落果送到酒厂。

宋尚霖依然不买账,这是脚丫子都能想到的招数,况且他此前联系了酒厂。僵持片刻,他想也罢,由着他们折腾吧,只当给提供了刷存在感的机会。

目送货车驶向主干道,宋尚霖心里愈发沉重。又是一阵热风扑面而来,闷得让他难以喘息。

三天后,拍照师傅登门拜访,送来两万扶持款,说区总工会特事特办,为其申请了市级工友创业园。见宋尚霖还在迷瞪,对方笑着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通。

宋尚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闹了半天都是误会。拍照是为了留下资料,那位大姐故意讲那番话,是想考验他有没有钻到钱眼里。

他已经心里喊“大姐”了。据他所知,大姐这几天正在联系专家,想帮忙建大棚,那种蓝莓品质更好,春节期间上市能卖个好价钱。

虽已立秋,但天仍然得出奇。宋尚霖固执地认为,这股热劲来自内心,接下来注定是热火朝天。

(于吉雨,烟台市牟平区总工会宣教部部长。初日春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)

【那年那月】

## 红辣椒缀起的童年

□王文莉

小时候,每到秋天,辣椒开始变红,母亲就挽起袖口,摘下那些红得发亮,饱满圆润的辣椒。看着一篮篮、一筐筐红彤彤的辣椒,母亲笑眯眯地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开始穿辣椒。她的动作娴熟而优雅,辣椒一个个被串起,整整齐齐,像列队的士兵,更像一串串火红的珠链,挂在屋檐下的木橛上,随风轻轻摆动,散发出辛辣而又诱人的香气。

我也有样学样,想一显身手,却弄巧成拙,不是弄断辣椒,就是线绳卡住,辣椒穿得歪七扭八,不成队形,不小心还会扎到手,龇牙咧嘴。母亲笑着说,别着急,慢一点,捏牢紧挨椒蒂的大头,专心瞄准,一下就穿过去了。不要捏在半腰,很容易折断辣椒!我照她教的方法,很快掌握到窍门,不一会儿,也穿出一串红艳艳的辣椒来。

那时候,屋檐下的土墙上,总会挂着几十串红辣椒!随着风吹日晒,辣椒逐渐失去水分,变得干瘪而坚硬,颜色也由艳变深。这时,母亲会取下一些,放在大铁锅里,用小火慢慢地炕干。每每此时,院子里也弥漫着辣椒特有的

辣味。母亲用毛巾捂住口鼻,一锅又一锅,直到弄满好几个盖帘。炕干后的辣椒,母亲会用铁碾子细细地碾成粉末。

辣椒面碾好后,我们就能品尝到母亲的拿手绝活油泼辣子了。她取来一个洋瓷碗,先放半碗辣椒面,再加入适量的盐和芝麻,浇上两勺滚烫的菜籽油,一边搅动,一边继续浇油。那一刻,整个厨房里都仿佛被点燃,辣椒的香气与热油交织在一起,一碗香喷喷的油泼辣子就做成了。那个年代的秋冬,就是萝卜白菜当主菜,油泼辣子是我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品,无论是拌面、夹馍,还是凉拌萝卜丝,只需放上一二,便能立刻唤醒味蕾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如今,看到红艳艳的辣椒,我总会想起穿辣椒的母亲,想起那些挂在屋檐下的火红珠链,那碗热气腾腾、香辣扑鼻的油泼辣子。每次品尝到油泼辣子的味道,都像是在与童年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感受着那一份深沉而又细腻的母爱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)

【此情此景】

## 被夜唤醒的暖

□胡庆敏

多年前,父亲买了凌晨的火车票,到市里进货。抵达的时间很是尴尬,入住酒店只能睡三两个小时,若不住,又有些难熬。父亲便选择四处游走。

父亲来到明亮的地下通道,见一些人三五成群地围坐着,或下棋,或打牌。他们时而低语,时而畅笑,给无聊的夜晚增添了一些生趣。父亲就踱步在这些热闹里。他要么静默地观看厮杀的棋局,要么欢快地看别人精湛的牌技以及个别人输牌后的懊悔。他像一位游览者,远观着绽放在夜色的美丽,享受着暗夜的寂静和平凡的活力。

这些“无家可归”的陌生人,大多是农民工,他们聚集在通道的两端,而在通道的中心,有一些老人和孩子,或躺或坐。父亲发现,外围的人正好组成两个半圆,像一个温暖的括号,用温馨的笑语把宁静守候,用赤诚的身体把爱意拥抱。

这短短的通道,聚拢来是真情,打开来是人间。在奔流不息、步履如风的年代,在夜的城市里,慢慢地生长着一种幸福。

夏季的黄昏,因家里屋顶渗水,父亲排干积水,准备了水泥等材料,带着我们一起修补缝隙。初时,我们听从他的安排,各司其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弟弟离开了,接着,妈妈或许是准备晚餐的原因,也走了。我力不从心地跟在父亲后面,越干越慢。是的,我也想溜了。我的脚听从内心的想法,回到了热闹的家里。不知过了多久,天已经完全黑了,突然传来父

亲的喊声,需要一个人上去帮忙。作为家中老大,我极不情愿地再次前往屋顶,却看到了难忘的画面:父亲背抵出口,直面黑暗,孤身蹲在空寂的角落里,手不停地挥舞着,与生活的裂缝斗争;汗不断地滑落着,与生活的苦涩对抗。

我缓慢地走近,父亲把我刚才溜走时搁置在一旁的灯又塞给我,让我高举着。光亮和父亲的碎碎念一起向我袭来:“你们都走了,连个照明、递水的人都没有,黑灯瞎火的我怎么做……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抱怨,那么清晰,那么真实。我沉默地听着,感受着父亲的委屈,突然间明白,父亲讨厌孤独,也需要陪伴。原来,有些“冷漠”竟是最熟悉的人给予的。我们总忽略身边人的感受,习以为常地让他们孤身作战,把他们要求摒弃在心门之外。

在那个夏夜,我静静地站在父亲的右侧,手中的灯投下爱的影子,点缀着一地银白的温暖。我紧紧地守候在父亲身后,思绪浮动,铭记着那一幅橙黄的画面。

夕阳归去,夜色渐深,星光跳跃着,像一双双温暖的眼,风微笑着,仿佛在低语:世间的冷暖,都藏在夜柔软的秘密里。

茫茫人生路,现实的洪流冲散了我们的,但冲不断心底流淌着的温暖的河。温情的爱是夜的伴侣,真心的陪伴是人间灯火,那火光和眸光重叠,心被点亮的一瞬间,唤醒了沉眠的一切。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,在将来未来的黎明前,我们渴望时光停驻,细数那些动人的暖。

(本文作者系山东泰安某上市公司职员。)